



陶舟立五代史補五卷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一卷

同治甲子二月十日李尊客觀簽

宋本校正

五代史

補
闕文

汲古閣藏板

五代史補序

潯陽陶岳介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戈尚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卷第一

太祖應識

太祖文健兒面

景翔禪贊

王彥章入軍

楊凝式佯狂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詐盲

朱瑾得戰馬

錢鏐弭謗

王建犯徒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鍾傳重士

羅隱東歸

鄭準作歸姓表

曹唐死

杜光庭入道

介朱先生上昇

上藍遺鍾傳偈

僧貫休入蜀

貫休與光庭嘲戲

陳黯善對

卷第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淮南寫太祖真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為縣令所諫

明宗入倉草場

秦王掇禍

高季興據荊州

王氏據福建

孟知祥兩代識

孟知祥般家

孟知祥平董璋

錢鏐患目

房知溫從事入冥

宋齊丘投姚洞天

黃損不調

何仲舉及第

徐寅擯棄

黃滔命徐寅代筆

敬新磨狎侮

僧昭說踏錢

卷第三

晉 二十條

高祖先兆

少主不召桑維翰

桑維翰責張彥澤

李濤納命

馬希範奢侈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馬希範殺高郁

李昇得江南

李瀚作錢鏐碑

馮道修夫子廟

歐陽彬入蜀

戴偃擯棄

安重榮叛

楊光遠叛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羅鄴王戲判

石文德獻挽歌

趙在禮拔釘錢

僧洪道

僧齊已

卷第四

漢 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蘇逢吉際會

樞密使擅替畱守

武行德察冤獄

馬希範見高郁為祟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萼囚于衡陽

高從誨毋夢

慕容彥超擒盜

安審琦惡釋氏

梁震禪贊

趙惟則廉介

廖氏世胄

李臯艸謝馬表

沈彬石槨

李中令好戲

李知損輕薄

王仁裕賊頭

馮玉為馬承翰所議

裴長官捕蝗對

第五卷

周 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慕容彥超鐵胎銀

世宗問卜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詔陳搏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上病龍臺

符皇后志操

郭忠恕責馮道

舉子與馮道同名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江為臨刑賦詩

張昭遠疑太玄經

馮吉好琵琶

韓熙載帷箔不修

何承裕恢諧

僧賦牡丹詩

契盈屬對

五代史補及闕文二書傳本絕少。此刻雖係校宋本校正而謬誤尚多。毛氏校勘頗疏。又查凡改其所刻者。往往不足。能視有明一代。謬妄滅裂之習。已為遠勝。要不足深探也。陶氏在誠。切界陋。叙次尤拙。中間一二佚事。小可采。擷大體。無當。述者。使補殊不自量。王黃州闕文。敘傳一十七事。而記載嚴整。條理。初。繼。文。筆。亦。甚。簡。老。后。臨。布。在。殆。不。可。同。年。而。移。矣。祭。于。麻。市。購。白。此。書。辛。未。再。入。都。為。誠。形。修。時。考。於。廿。六。日。在。普。之。夜。惡。伯。書。

五代史補目錄

終

五代史補第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

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景翔裨贊

本犯敬字廟諱改作景

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寔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艸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歿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旣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伴狂

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卽日遂伴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頰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璪

修好於行密元瑋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
額罷兵初額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
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額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
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
爲萁菜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
字上加雨爲舞雩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玕玉右加邑爲邗地
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艸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
邗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額
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
密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
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瑋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
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
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瘡
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墻抵柱至於流血姬
妾僕隸以爲寔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
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
諱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名泗州三舅來使管勾
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名之朱氏大
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
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
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卽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
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

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加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厩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

瑾之來也徐溫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旣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

又冬衣時人以爲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洎爲從事洎好詆訐一作評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洎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洎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洎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洎晏然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
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

五代史補卷一
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情
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
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
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
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
窘因抵魏謁鄴主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主爲姪
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
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
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
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
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長於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
官汭嘗讐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
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
內盱眙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
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
祿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
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
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
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
書爲貺得非方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則
非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其

去潛使人於途中殺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闥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爲女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

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卽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卽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

術稱是識者多之

朱先生上昇

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此者殆一紀人皆以爲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荅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藥卽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於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爲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於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

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爲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人悅遽加禮待洎僭大號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與光庭嘲戲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

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慙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夫融爲之序號西岳集行於世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班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蕩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

五代史補第一終

蘇州毛鳳臺氏甫甫甫甫

五代史補第二

蘇州毛鳳臺氏甫甫甫甫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爲朱以爺爲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爲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淮南寫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

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亟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盡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卽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盡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盡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竝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

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凡所鬪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爲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齊進挽住令佯爲詬責曰汝爲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旣天子好獵卽合多畱閑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明宗入倉艸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始也

秦王掇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推官輦尤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爲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

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於民家且落髮爲僧旣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僞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爲太祖裨將出爲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爲荆南畱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

發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嗽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无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景殺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

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主於此方者乃自爲讖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爲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亾一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已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

五代史補卷二
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與上蓋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蓋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

袋荅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爲賂重誨喜而爲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兩端季鎬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於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

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錢鏐患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驚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卽殮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

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驚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群鬼皆怪狀携以鼎鑊一作鋸之具至擒澤投於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驚之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於支解又至於分啖其於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荅曰不敢於是遣去將行府君又於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於懷中採取封物付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爲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顛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

知如何也自是知温稍稍近理

宋齊丘投姚洞天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
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
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
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
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
市紙筆爲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其學武無成攻文矢志歲華踏
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
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
之辨有出鬼没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丘窘急乃更
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

誠懇萬端只爲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温聞其名
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
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書號曰三要
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
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
多指斥切權要由是衆疾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
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
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
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憇
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亦憇於側損等皆不悅旣而叟指桑維翰

宋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
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
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叟不顧
而去其後皆然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
臯爲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檟楚焉或有言於臯曰此子雖
非能爲詩往往間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
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爲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
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柳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
花臯大驚自爲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
成中入洛時秦王爲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俱遊其

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
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
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
以臯爲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臯之門下雖策名
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爲
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
禹尚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爲輕淺惟李臯獨推
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
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
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
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闈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黃滔命徐寅代筆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

瑯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鏡新磨狎侮

本犯敬字廟諱改作鏡

鏡新磨河東人爲伶官大爲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旣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爲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爲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卽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

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為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鏡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譚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官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五代史補第二

終

五代史補第二

五代史補第三

晉二十條

五代史補第三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於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群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於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

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曰國家阽危如此艸澤逋客亦宜下問况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於契丹少主遂北遷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戎狄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李濤納命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

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旣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馬希範奢侈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表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康府庭

其最爲壯麗者卽有九龍金華等殿等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條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旣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如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爲尚父希範得冊以爲戎虜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丁思僅素有才略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略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

五代史補卷三
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快快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爲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爲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爲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藥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爲患爾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鎬權出于已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卽日用昇爲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

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卽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爲君爾初昇旣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李瀚作錢鏐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畱之竟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義

馮道修夫子廟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叅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慙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贖其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旣而樊氏怒

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而竟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爲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

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旣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州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叅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爲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爲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

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爲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爲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爲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卽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爲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旣擲偃彩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厩中產朱鬃白馬一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

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於鬣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楊光遠叛

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旣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正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於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娘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荅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耻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羅鄴王戲判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鞦韆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鞦韆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矧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拔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

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爲時人所重天福中居於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於府使於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於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衆鳥何故而鳴

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遺衆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卽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爲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爲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畱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啣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僧齊己

僧齊己長沙人長沙有大瀉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千餘家齊己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子爲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於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畫牛背爲篇什衆僧竒之

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己因携所爲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則佳齊己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爲齊己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聲名籍甚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常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却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

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竒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一日方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簞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脚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畱之命爲管內僧正齊己不獲已而受自是常快快故其友虛中示之詩云老負娥眉月閑看雲水心蓋傷其不得志也竟卒於江陵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號曰白蓮集行于世

五代史補第三終

西川中鳳閣
氏雷而甫

五代史補第四

漢二十條

西川中鳳閣
氏雷而甫

上藍寺石榴識

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蘇逢吉際會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樞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爲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爲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駢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畱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卽時禮上項之吏馭去報守思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畱守訖畱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武行德察冤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

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旣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窶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爾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啟倖以來求賞也遽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馬希範見高郁爲崇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
吾於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爲如何報慈曰大王
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爲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
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爲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
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
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
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
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爲必不爲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
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爲亂幸爲思之李臯忽怒曰
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爲都尉俱爲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

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
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
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柰
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
長沙縊希廣於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
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
擊之可瓊覩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
瓊之衆長駟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群僧
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
輟其顛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卽
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艸
鞋似槌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

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槌芒織艸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爲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艸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馬希萼囚于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爲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爲邊鎬所滅初鎬嘗爲僧以覘湖南尤能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遇城往往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高從誨母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爲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姪行陸季興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旣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慕容彥超擒盜

慕容彥超素有鈞距兗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跨驢於衢中市

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白王本使以請直物主許之旣而聲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畱物主府中復戒厩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艸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艸其飢渴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安審琦惡釋氏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

安然不顧縱步而蹤困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人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卽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梁震裨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爲判官震耻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竒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

五代史補卷四
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徼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州奏請以江爲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爲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

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於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致書於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煙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賃一故宅居歲餘

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爲此宅閹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幾瓮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然欲詬責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日吉召汝取之可也叟以爲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爲是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躋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爲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鐘章爲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爲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江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

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典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爲永州刺史圖爲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鬪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爲隣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爲流矢所傷歿於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爲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爲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

與其可得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爲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爲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爲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爲人不羈好恢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益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李臯艸謝馬表

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臯爲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側臯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爲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爲親切

沈彬石槨

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旣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爲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

用此棺及墓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李中令好戲

李暉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情性好戲爲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矬陋且多髯一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暉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爲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艸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艸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艸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爲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坐皆笑

王仁裕賊頭

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毛羽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馮玉爲馬承翰所議

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爲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裴長官捕蝗對

乾祐中有裴長官爲新鄭縣令時蝗蟲爲災新鄭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蟲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史補第四 終

西川毛鳳苞氏周應甫

五代史補第五

周 二十二條

西川毛鳳苞氏周應甫

高祖徵異

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二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征李守真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羣鴉噪於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

釁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真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鬪志矣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爲報答以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

趙氏之讖甚應於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爲酒埽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

慕容彥超鐵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劄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劄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於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

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頡頏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皆斬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覩周師易與彌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旣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王皇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鹿頂道以奏御然後引德明等入

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賫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旣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艸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爲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爲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爲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聞才略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爲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爲人不拘禮法與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竇

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若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旣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於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爲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龍臺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寔甚喜以爲大勲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爲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卽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真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真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卽位納爲皇后旣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入於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舉子與馮道同名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李相穀嘗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爲臨刑賦詩

江爲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爲經數日爲且與艸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爲與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

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張昭遠疑太玄經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數萬卷以樓載之時謂之書樓張公家嘗謂所親太玄經見黃鍾不在戊己之位使律本從何而生乎楊子雲本通曆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爲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於參觜牛頗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學止於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已其探討如此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

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最極矣吉未能悛改旣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韓熙載帷箔不修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一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恢諧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爲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爲小

詞尤工娼樓酒肆往往流布與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時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用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奸佞發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爲務也如此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鵝鰓國主常以從容

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鰓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爲所諷詩云擁衲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契盈屬對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右五代史補五卷潯陽陶岳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四條岳雍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于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半潯陽陶介立復病其闕略爲之補先輩稱爲嘉史第墮小說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誚馬氏云吳縝撰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指摘六一居士舛譌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

陶岳

陶岳

五代史闕文

陶岳

宋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豈不廢乎因補二十七篇集爲一卷皆聞於耆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梁史

三篇

梁太祖

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臯昭宗佯僞鞮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鞮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

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覩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正及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鞵之事耻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卽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誡不可不書

廣王全昱

全昱梁祖之兄也旣受禪宮中開燕惟親王得與因爲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

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爲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朴野常呼帝爲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弒二君昭宗濟陰王弒一皇后何王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卽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嗣耶

司空圖

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衆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旣

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頑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為記云已上梁史舊文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踈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即時

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換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本字犯廟諱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後唐史

七篇

武皇

世傳武皇臨薨

終於晉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

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

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温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小有過失必寘於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卽爲燃箭之狀微瞋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莊宗

莊宗嘗因博戲觀骰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暗箭之應

張承業

莊宗將卽位於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餘年爲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温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卽大位可乎云云其下事具莊宗實錄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爲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實錄叙承業諫卽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張全義

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賜張言名全義入梁改名宗奭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祖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臣視事於仁岐亭崇政使梁改樞密爲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今解署世傳梁祖亂全義家婦女悉皆進御

其子繼祚不勝憤憤欲刺刃於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歿在頃刻得他他謂梁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廼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按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傳曰書姦也夫經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誠也又莊二十二年傳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畱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卽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迹朱梁斷喪唐室雅勤課勸其實歛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爲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

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與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係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略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寃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爲幸則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爲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明宗

明宗出自戎虜老于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安重誨

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於河中私第從璋奮搥擊重誨於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諱避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清泰帝

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覃京師父老

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晉史 一篇

晉高祖

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縣攘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為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云進梁帝藏於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畫加之於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迺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已上晉史舊云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政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

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於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漢史二篇

王淑妃許王從益

王淑妃明宗妃也從益明宗幼子也而見于漢史者所殺故也

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見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祖實錄叙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

劉洙

洙今有子季和擢進士第

漢隱帝朝洙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洙盡誅周祖之家今皇建院即周祖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洙

下獄使人責之

語在漢史

洙對曰某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

怒遂殺之臣謹按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洙之忠言諱而不載

周史

四篇

周祖馮道

事迹相因故君臣同叙

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為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於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

時周祖始兼平章事

周祖微時好蒲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已勃然變色道曰

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貞在晉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已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

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於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時周祖兼侍中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今為謬語人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王峻

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師率師赴援峻頓兵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使即故商州團練使翟守素也嘗與臣言已卜事迹峻見使受宣訖時惟傳曰謂使曰與其馳還附奏陛下謂周祖也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

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時彥超據兗州叛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耳目使曰幾敗吾事

世宗符皇后

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册為后臣以謂術士意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王朴

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入椒

院勅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各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

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

按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寔錄

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稱

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五代史闕文畢

晁氏稱范質撰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凡
乾化壬申以後五十三年碑碣遺文摺
摭略備恨未得見鉅野王元之採諸實
錄三百六十卷中換進一十七篇所謂
少少許勝人多多許迺未得睿思殿寶
章以尊寵其書惜哉元之自選生平著
述三十卷撰著得乾之小畜遂以名集
其曾孫汾哀錄遺文凡太宗實錄奏議
暨是書傳不載虞山毛晉識



馬川屯鳳園
氏閣南南甫

